

处于危险中的 生命线

COVID-19大流行有可能使贫穷和脆弱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逐渐枯竭

安托瓦妮特·萨耶赫、拉尔夫·查米

COVID-19 大流行正在削弱富国和穷国的经济。然而，对于许多低收入和脆弱的国家来说，汇款的损失将放大经济冲击——汇款是指在国外的移民和外籍劳工汇回家乡的钱。

流入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汇款是支撑家庭的生命线，并且为政府提供了急需的税收。截至2018年，流向这些国家的汇款总额达到3500亿美元，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和外国援助，成为最重要的海外收入来源（见图1）。汇款流的下降可能会加大这些国家的政府面临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压力。即使在正常时期，这些政府也早已疲于应付。

汇款是反周期的私人收入转移，即当来源国经历宏观经济冲击时，汇款可以通过移民流入

该国。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确保自己在家乡的家庭免受收入冲击，支持并维持他们的消费水平。汇款也为贸易差额提供了资金，并且是这些依赖增值税、贸易和销售税的国家政府的税收来源（Abdih and others 2012）。

在这场疫情中，汇款枯竭的负面影响使得人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寻找应对措施，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是如此。首先，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尽可能将移民留在东道国的好处。留住移民有助于东道国维持和重启其经济中的核心服务，即使汇款水平大幅下降，流向接收国的汇款依然能够保持流动。第二，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也必须介入，帮助移民来源国抗击疫情，并在这些低收入和脆弱国家最需要这笔资金的时候，缓冲失去这笔私

人收入所造成的冲击。

冲击的传播

汇款是收入流动，它可以使许多接受国的商业周期与汇款国的商业周期同步。在繁荣时期，这种关系是双赢的，既可以为东道国提供急需的劳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又能够为移民位于母国的家庭提供急需的收入。然而，东道国和接收国之间这种紧密的商业周期联系有着下行风险。东道国遭受的经济冲击（就像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冲击）可以传播到汇款接收国。例如，对于一个汇款收入至少占其年度GDP10%的接收国来说，东道国的产出缺口（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之间的差额）每减少1%，接收国的产出缺口就会减少近1%（Barajas and others 2012）。汇款在许多国家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10%，在占比最高的塔吉克斯坦和百慕大，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30%（见图2）。

此次疫情对汇款流造成的打击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要严重，而且冲击出现之际，穷国正在努力应对COVID-19对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失去工作的移民工人很可能会减少给家乡家人的汇款。接收国将在最需要的时候失去重要的收入和税收来源（Abdih and others 2012）。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预计2020年的汇款流将减少约1000亿美元，比2019年下降约20%（见图3）。财政和贸易平衡将受到影响，各国融资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将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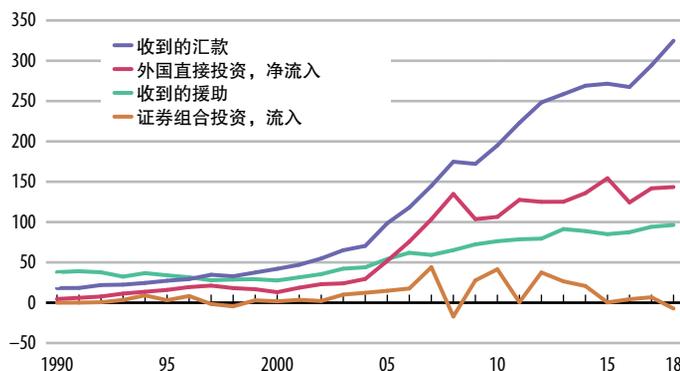
移民来源国的银行依赖汇款流入这一廉价的存款资金来源，因为这些资金流具有利他性。不幸的是，这些银行现在很可能会面临运营成本增加的情况，而且其提供信贷的能力（无论是向私营部门还是为政府赤字融资）将大幅下降（Barajas and others 2018）。此外，通常受到信贷约束的私营部门（主要是自营职业者和中小型企业）除了需要应对银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条件之外，还可能失

图1

稳定力

对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脆弱国家来说，汇款至关重要，它是这些国家经历宏观经济冲击时赖以生存的命脉。

（1990—2018年流向贫穷、脆弱国家的汇款，10亿现值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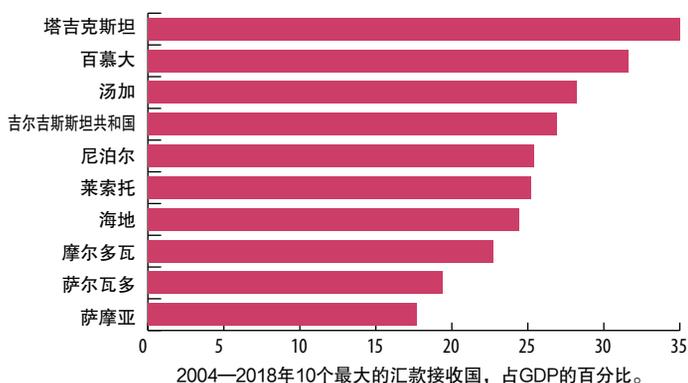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图2

对汇款的依赖

10个最大的汇款接收国分布在不同地区。对于排名前几位的国家而言，汇款占其GDP的30%以上。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去汇款。所有这些都是危机导致市场对其服务和产品需求下降之后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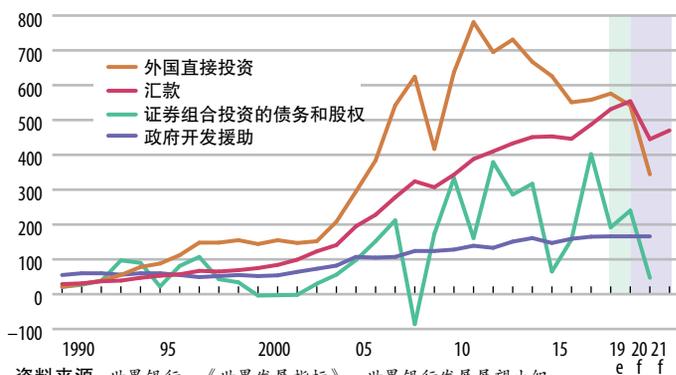
这还不是全部。旷日持久的危机可能会加剧富裕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失业的移民可能会失去他们在东道国的居民身份，因此被迫回国。

图3

急剧下降

受疫情影响，预计今年的全球汇款额将下降20%。贫困国家的家庭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发展展望小组。

注：e = 估值；f = 预测值；ODA = 政府开发援助。

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依赖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移民劳工的海湾国家，石油价格和经济活动的下降可能导致移民（其中一些人已经感染了病毒）回国。他们可能会加入本国的失业大军（原本劳动力市场就已挤满了失业青年），并给已经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更多压力。这可能会加剧那些尚未准备好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并可能会加剧其境外的溢出效应。为躲避严峻形势而逃离母国的人很可能会去其他国家，但也在与病毒作斗争的富裕国家可能不太愿意让移民入境，这将可能导致更大的难民危机。

全球威胁

与以往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对严重依赖汇款收入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场危机席卷全球，这意味着，接收国不仅会面临汇款流的枯竭，还会同时遭遇私人资本外流，甚至捐助

国援助减少的情况。通常，当私人资本因宏观经济冲击而逃离一个国家时，无论是因为气候还是该国贸易条件恶化，汇款流都可以减轻资本外逃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穷国可能会经历两种现象——资本外逃和汇款流减少。

由于全球需求可能受到影响，汇款接收国很难通过出口来摆脱这场危机。不能指望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需求或吸引旅游业，因为这种冲击是系统性的 (Barajas and others 2010)。货币疲软可能会使许多低收入和脆弱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这些国家的债务都是外币），这将进一步抑制当地需求，导致当地经济进一步萎缩。

能做些什么？

这场危机造成的独特影响是，在低收入移民来源国收紧财政约束的同时，公共部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既要保护民众免受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又要支持当地经济抵御巨大的负面冲击。汇款支撑的消费下降导致税收收入损失，对于原本在资金上就已捉襟见肘的政府而言，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并且严重削弱了他们采取反周期财政措施的能力。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即使富裕国家自己也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负担。

移民不回家符合富裕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有利于为贫穷国家提供抗击疫情的资源。富裕国家的感染率要高得多，尤其是移民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和住房条件很差。回国的移民有携带病毒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贫穷国家将成为病毒的孵化器。难民在寻求新的落脚点时，可能会继续传播病毒。那么，世界将需要几十年（许多人将因此离世），才能摆脱这一病毒。

现在需要采取三项关键行动。

第一，东道国需要稳定移民工人在其经济中的就业机会。针对富裕国家公民就业保护的救济

这场危机的独特影响是，在低收入移民来源国收紧财政约束的同时，公共部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方案也能帮助移民工人不会失业。由于认识到需要保护和稳定移民工人的福利。新加坡总理最近向新加坡的移民工人保证：“我们将照顾你的健康、福利和生计。我们将与你的雇主合作，以确保你得到报酬，可以寄钱回家……这是我们对你和你的家人的责任和义务。”东道国的行动有助于维持汇款这条生命线，并降低移民回国的可能性。

向移民提供保护也将有助于发达经济体更快地恢复充分生产。如果东道国将移民遣送回国，富裕国家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将产量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在像美国这样依赖季节性劳动力的国家，将移民留在境内并加强感染检测将带来双重好处——确保东道国新鲜农产品的供应，保证移民母国的汇款流。

第二，接收回国移民的国家将需要援助来遏制、减轻和减少疫情的升级。捐助国必须帮助支付缓解病毒的成本，努力减轻当地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避免潜在的溢出效应。回国移民可能会给移民来源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控制当地的感染情况，避免当地经济崩溃。这些国家的当局需要尽可能加强城市地区的检测，并支持对可能被感染的回国移民实施隔离措施。如果以这种方式处理归国移民，也能对其母国长期有益。预计将被永久遣返的移民可能会将他们的储蓄带回国，他们的工作技能可能会给母国带来发展利益。

第三，鉴于穷国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这些国家将需要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界的援助。国际金融机构需要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国际收支援助。这应该包括确保这些国家最弱势的人群（那些最依赖汇款流来维持消费和生活的人群）能够

享受社会保险计划。或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努力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同时将汇款的高成本降低到 3% 作为中心任务。

这场危机表明，作为一个全球社会，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我们都应共同面对这场危机。我们要么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要么一起面对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后果。FD

安托瓦妮特·萨耶赫（ANTOINETTE SAYEH）是 IMF 的副总裁。

拉尔夫·查米（RALPH CHAMI）是 IMF 能力建设学院助理主任。

参考文献：

Abdih, Y., A. Barajas, R. Chami, and C. Ebeke. 2012. "Remittances Channel and Fiscal Impact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IMF Working Paper 12/10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Barajas, A., R. Chami, C. Fullenkamp, and A. Garg. 2010.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Workers' Remittances to Africa: What's the Damage?" *Journal of African Development* 12 (1): 73–96.

Barajas, A., R. Chami, C. Ebeke, and S. Tapsoba. 2012. "Workers' Remittances: An Overlooked Channe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Transmission?" IMF Working Paper 12/25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Barajas, A., R. Chami, C. Ebeke, and A. Oeking. 2018. "What's Different about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Remittance-Dependent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4:272–88.

Chami, R., E. Ernst, C. Fullenkamp, and A. Oeking. 2018. "Are Remittances Good for Labor Markets in LICs, MICs, and Fragile States?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IMF Working Paper 18/10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